

美国海军院校教育改革历程与展望

李冬, 陈玄

(军委训练管理部 信息中心, 北京 100036)

摘要: 美国海军重视人才培养和院校建设, 其教育体系自独立战争以来持续演化发展, 美国海军学院、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陆战队大学等知名军事院校相继诞生, 培养了大批作战将领和军事理论家, 为美国夺取海上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随着美国国家战略调整, 为应对美国经济和技术不再称霸全球的新趋势以及教育领域的新发展, 海军领导机构高级将领和教育专家对其院校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审查, 揭示出重视程度不足、入学比例偏低、选学不够严格、整合力度不强、教学能力下降等问题。为此, 海军部2020年制定出台《面向制海权的教育战略》, 提出未来5年海军教育发展的3大支柱18项措施。文章分析了美国海军教育的改革历程, 研究了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 或将对我国军事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 美国; 海军; 院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21)02-0001-05

Analysis on U. S. Navy Education Development

LI Dong, CHEN Xuan

(Information Center of Department of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of CMC, PLA,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 The U. S. Nav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avy education system continues to develop since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Well-known military academ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the Naval War College, 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and the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were established, which cultivated many operational commanders and military theorists tha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aking naval suprema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With national strategy adjustment,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 that the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the U. S. no longer exist and new development appea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Navy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 experts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its education system, which reveale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no enough attention, low enrollments, lack of strict selection criteria, inadequate integration, and decline in teaching ability. Therefore, the Navy published *The Naval Education for Seapower Strategy 2020*, putting forward 3 pillars and 18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vy education in the next 5 years. Analyses of the reform proc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U. S. Navy education will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litary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college education

美国海军自成立之初就重视人员培养, 逐步构建完善了由美国海军学院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陆战队大学(Marine Corps University)以及后备军官团(Naval 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联邦管理培训(Federal Executive Fellowships)、预备军官学校(Officer Candidate School)、将官培训计划和专业院校等组成的完整院校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包括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以及恩斯特·金恩、尼米兹等大批将领。“教育是海军乃至整个国家为危险的、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的唯一且最重要的方式”^{[1]9}。当前,随着美国国家战略调整,为应对美国经济和技术不再称霸全球的新趋势以及教育领域的新发展,美国海军正在积极推动新的变革。为全面把握美国海军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态势,本文拟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分析判断,总结对我国军事教育发展的经验启示。

一、改革历程

1799年美国海军成立之初,托马斯·特鲁斯顿^①指出,航海、导航和舰炮射击等实用知识固然重要,但作为海军军官,还需要在文化素质方面接受更多教育。特鲁斯顿的这一思想奠定了海军教育体系的基础。在美国海军的风帆时代,争论点主要集中在军官应该在哪里接受教育。起先,美国仿效英国皇家海军模式,在船上进行教育,学员主要学习数学、历史、语言等学科。但是在大多数舰船上,教学活动处在日常工作中的次要位置,只有其他工作全部完成后才允许进行,这种低效且非标准化的教学方式导致整个海军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19世纪30年代,海军学堂(Naval Lyceum)在纽约布鲁克林成立,并连续两年发行《海军》杂志,呼吁开展正规的海军军官课程教育,并仿照1802年陆军成立的西点军校组建海军学院^{[1]23}。1845年,乔治·班克罗夫特^②任海军部长,最终说服国会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建立了美国海军学院,设立了一套正式的、所有候任军官都必须完成的课程体系,既涵盖初级军官所需的科学知识,如操作舰炮所需的物理知识、航海导航所需的数学知识,还涵盖部署世界各地所需的历史和外国语言文化知识。

首轮改革始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19世纪70年代初,一群在海军学院担任教员的军官以非正

式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互相教授海军历史、战略和政策,并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美国海军研究所”。研究所组织了以海军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将军奖”(The General Prize)征文比赛,获奖者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海军战略家的马汉。他们的文章对海军教育进行了第一个正式书面的“回顾”,并对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受此启发,海军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并于1885年在纽波特成立海军战争学院,引入了研究生教育和战略教育。美西战争中,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参与制定战略和指挥部分战争行动中的表现给海军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20世纪初,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后,该学院规模扩大且学制延长至一年。人们还认识到,无线电、潜艇和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军官应具备超越本科教育的更高水平的技术素养,为此,海军学院开设了一个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项目,也就是海军研究生院的前身。

第二轮改革启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威廉·西姆斯^③海军上将担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他在对国会的证词及其获得普利策奖的《海上胜利》(Victory at Sea)一书中指出,海军在战争中缺乏战略战役思维,必须通过更严格的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1]24}。受海军高层委托,欧内斯特·金^④牵头成立联合委员会,对海军院校教育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在报告中提出:院校教育是海军军官职业生涯的基础,每个军官都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成为海军通才,指挥军官需要航空、潜艇或水面舰艇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海军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后,应在海军研究生院接受1年的研究生通识课程教育,再在海军战争学院接受1年的初级课程教育、1年的高级课程教育;标准的海军职业路径必须包括4年的本科教育和3~5年的研究生教育;可被派往地方研究生院获取相关领域学位^[2]。此后,绝大多数军官在接受本科教育和服役后参加了多个研究生课程,阿利·伯克和海曼·里科弗^⑤这样的军官分别去了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了工程学和物理学硕士学位。

美国海军教育改革成果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所有晋升到作战领导岗位的军官都在海军战争学院接受过教育,在纽波特完成研究生课程成为晋升高阶指挥官的先决条件。美海军著名将领尼米兹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的许多海战,海军战争学院早已

进行过多次兵棋推演,因此在太平洋海战中,日本许多的军事行动,除了神风特攻队外,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3]战后,陆战队建立了陆战队学校,将教育与人员专业匹配起来,并融入战役战术训练,努力建立贯穿陆战队军官职业生涯的连续性学习体系。上世纪50年代,里科弗推崇“技术至上”,坚持要引入更多的STEM课程,要求大多数海军学员都要学习。越战结束后,坦斯菲尔德·特纳^⑥担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强调对军事经典的大量阅读、对战略的思考和军事决策的思考,并广泛采用研讨式学习方式,聘请知名专家与经验丰富的军职教员一起授课,这些变革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近三十年来,美国海军多次组建专门委员会就院校教育问题进行综合性和专题调研,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如1985年发布的《高级军官教育》、1996年发布的《海军军官成长路径及研究生教育》、2008年发布的《URL^⑦军官教育发展战略》、2013年发布的《2025年教育战略》等,持续推动海军院校教育改革发展。

总的来看,美国海军院校教育以定期不定期的批判性评估方式推动改革,适应战争形态变化,不断满足国家、军种需求变化,实现创新发展。海军战争学院首任院长史蒂芬·卢斯认为,院校就是“能对战争问题,以及与战争密不可分的政治问题,或是如何防止战争发生等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场所”^[4]。自始至终,美国海军教育改革者都在关注军事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平衡军官基础教育学科比重,即如何平衡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与工程学科,同历史、国际关系、语言、文化等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适应现代技术和舰船武器装备变化;如何培养对战略的更高认识和理解;如何确定教育在军官职业生涯中的地位,以及教育如何适应军官职业发展路径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海军的高层领导吸纳实战中的经验教训,坚信海军领导人如果没受过教育,无法做出更高层级的战略和战役决策,“对海军院校教育系统的投入,关系到美国公立学校毕业生的质量,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1]25}。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院校教育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二、现实矛盾

美国海军虽然拥有辉煌历史,但在国家经济

政治和军事外交领域整体下滑中,同样遇到许多问题。2018年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出台,宣告重返大国竞争时代,而军事教育滞后于时代需求,改革势在必行。当年,由时任海军部长莫里牵头,前参联会主席穆伦上将、前陆战队司令阿伦上将等军地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历时一年,对海军院校教育进行彻底审查,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手段,提交了一份421页的调查报告——《面向制海权教育报告》(《Education for Seapower Final Report》),分析海军院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海军院校普遍认为,当前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海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院校教育重视程度明显下降,投入相对减少。突出表现在,与调查委员会的所有退役将官都曾在海军院校任职相比,现在海军的150名现役将官中只有2名曾在院校任职;不仅如此,二战结束时,98%的海军将官都是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学员,现在只有20%的将官参加过进校培训^{[1]31}。经费也是制约海军院校发展的重要因素。海军学院反映,在一些关键专业领域,如网络空间建设发展,受到预算资金不确定的困扰,海军战争学院和研究生院既为维护已有条件建设也为购置现代化设备缺乏资金发愁。

二是入学比例偏低。海军部队(不含陆战队)2014—2018年末按计划调学人数增加了9.3倍。按照1986年戈登华特·尼克尔斯国防改组法,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培训班次至少包括1名其他军种的军官,但在2016—2018年期间,陆军指挥参谋学院72个培训班次中的22个、空军指挥参谋学院40个培训班次中的9个、陆战队大学16个培训班次中的7个没有海军学员参加;2017—2018年,海军学员没有参加艾森豪威尔学校和国家战争学院培训^{[1]45}。钻联合军事教育政策空子的现象也很普遍。许多军官用周末远程教育课程替代10个月的指挥参谋学院的在校培训,以此获取联合培训的相应资格^{[1]30}。

三是选学不够严格。海军在选学对象把关上存在明显缺陷。2007—2018年,海军学员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成绩持续垫底,海战学院和参谋指挥学院优秀毕业生中海军学员占比仅为10%左右(学员人数占比40%左右),明显低于其他军种^{[1]46}。同时,选学对象级别、专业把关不严,存在未经过预备课程学习,就将低级军官选送到高

级军官培训班次,甚至将牙医、牧师等类别军官选送到通用指挥军官培训班次的现象。调查委员会将其归咎于海军人事政策,在晋升选拔中对海上服役和舰载飞行经历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教育培训经历,军官将院校教育当作职业发展的障碍,导致的不良后果则是战略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普遍降低。相比之下,陆战队建立了与教育培训紧密结合的选拔晋升制度,虽然属于海军系统,但并不存在同样问题。

四是整合力度不大。在美军,参联会、陆军和空军都对其所属院校教育系统进行整合,特别是陆军大学的成立,在保持学术水平一致性的基础上,为个人提供了灵活的教学模式,推动其所属院校按照共同目标同向用力。反观海军教育,由于分别受海军和陆战队两个军种指导管理,尽管开始时都作为海军军官培养,但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就分裂为口径狭小的小专业群体,没有形成终身学习的教育机制,且院校之间缺乏师资资源共享、课程协调管理。由海军作战部副部长(4星上将)领导的高级教育督查委员会直至2018年才将陆战队大学纳入其中^{[5]5}。

五是教学能力下降。师资和课程问题是问卷调查中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所有院校都反映工资水平跟不上私人企业,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招募保留高水平师资力量困难较大,加上终身教职制度的取消、教师学术成果版权政策的模糊不清,都促使优秀师资力量外流。课程设计不够科学,内容过于泛化,没有按照打仗要求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理论发展构建内容体系。这一点对于上尉至中校层级的军官来说感受更加深刻。“少校培训没有能够提供政治、军事、经济挑战所必需的技能,核动力专业教学无法提供战略思维能力”“中国军队从指挥院校毕业的学员了解克劳塞维茨、马汉,熟悉战争及其政治影响,但美国军队却对中国相应的作战理论一无所知”^{[1]136}。海军认为,经过初级培训达到“完全满足”任职需要的学员只有约10%,57%左右只是“基本满足”,其余的为“不满足”或者“完全不满足”^{[1]57}。

三、未来规划

美国海军对照院校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认为未来的海军领导人必须站在马汉、欧内斯特·金、特纳等前人的肩膀上,将海军院校教育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改革,将整合与协调作为最终目标。在2018年报告基础上,2020年海军发布了新的教育战略,提出了未来5年海军教育发展的3大支柱18项措施^{[5]4}。这3大支柱18项措施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特点:

1. 突出教育地位作用。该战略认为,美国拥有的全面经济技术优势正在削弱,人才智力将成为遏制对手的首要因素;海军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判断力、创造力、道德力且精于分析解决问题的人才,提供超越对手的智力支撑,提升战略思维、关键技术和专业业务以及有效运用军事力量的能力;提出教育成功人人有责的理念,明确海员(陆战队员、文职人员)个体、领导者和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培训以及从事教育工作的职责任务和能力标准。

2. 推进体系架构改革。通过组建由海军战争学院、陆战队大学、海军研究生院、美国海军学院以及海军社区学院构成的海军大学体系架构,在各院校保持独立运行基础上,由海军首席学习官负责实施统筹管理,督促各院校按照战略要求调整办学思路、战略规划以及配套的经费预算、队伍建设和课程开发计划,指导监督各院校教学目标设置、课程体系构建、经费管理使用,确保人员职业发展路径的有机衔接,避免重复设课,面向战略目标处理好培养军官创造性和任职能力之间的关系,确保战略规划目标实现并保持高质量的教育水平。

3. 强化培训全面覆盖。创办社区大学,主要为所有海军及陆战队军士提供先进信息技术专业课程教学,与地方院校实现学分互认;强化初中级培训,采用网络课程与进校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供20门左右与作战相关的标准化课程,确保达到联合军事教育相应标准或军事学硕士水平;提升在职培训送学数量,针对海军人员培训比例明显偏低现状,规定到2026财年送学率要达到3.9%,在线进修比例要达到10%;加大文职人员培训力度,设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选拔相应资质人员到顶尖高校参加管理领域及相关专业硕士课程学习^{[5]6-9}。

4.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针对部队送学存在凑数现象、在职培训优秀率偏低、学用不一致等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人员教育培训和人才管理制度整合,如:审查改进送学选拔标准和程序,确保优秀作战指挥人才进入战争学院学习;更新军官

晋升规程,在军队人员选拔晋升各项标准中,明确相应教育培训要求;将教育培训表现纳入考评体系,将本人学习培训成绩和从事教育培训业绩等纳入考核指标;统筹设计军事教育与人才成长路径,满足海军作战需求。

5. 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加强任务推进管理,各项举措均由新编设的首席学习官牵头,会同海军及陆战队作战发展相关部门,以及分管人事、财务的副部长等成立协调小组,明确时间节点,共同推动相关举措落实。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大力推行在线教育模式,全面引入兵棋推演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学习个性化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设立海军卓越教授计划并提供资助,出台吸引部队军官到院校任职同时不影响其职业发展的政策,联合制定校际人才交流计划等。

四、结语

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海军将院校教育改革作为适应战争形态变化的基本工具,从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海军当局在军事人才建设管理的经验手段较为丰富。此轮改革的背景是国防战略报告中对院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作为承担军事教育主要建设责任的军种首长很快采取行动,通过全面彻底的调研发现问题症结,并通过重组教育战略发展规划机构、任命首席学习官等方式推动院校教育改革,相应的军官教育培训和晋升提拔机制也很快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调研工作非常专业,从组织机构人员简历、工作日程安排、调研对象确定到调查问卷发放都系统规划,调研中海军从首长机关到院校都非常配合,认真细致回答了调研组的询问,为调研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事实支撑。尤其是在制海权教育报告中,还专门在附件中对我军教育进行了介绍。我们还可以看到,受制于其体制,美军很难构建起一个真正统一协调的军事教育体系,参联会和各军种各行其是。即使在海军内部,高级调查委员会将组建一个大学系统列为建议首条,但由于在各院校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落实到海军战略之中,就被弱化为构建一个松散的框架体系。美海军教育存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军事教育普

遍面临的问题。我们进行相关研究,目的是寻求思路启发,结合国情、军情思考进行对比分析,思考对策措施,为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军事教育体系提供借鉴参考。

注释:

- ①托马斯·特鲁斯顿(1755.2.17—1822.5.5),美国海军准将,曾参与美法准战争和第一次巴巴里战争,是华盛顿总统任命的首批6名海军指挥官之一。
- ②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0.3—1891.1.17),美国历史学家、政要,著有10卷本《美国史》,被誉为“美国历史之父”。
- ③威廉·索登·西姆斯(1858.10.15—1936.9.25),美国海军上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海军现代化的推动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大西洋—欧洲战区司令,曾先后两次担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
- ④欧内斯特·约瑟夫·金(1878.11.23—1956.6.25),美国海军五星上将,曾任美国海军研究生院院长。
- ⑤海曼·乔治·里科弗(1900.1.27—1986.7.8),人称“核动力海军之父”,美国海军上将。
- ⑥斯坦菲尔德·特纳,美国海军上将,曾担任美国第二舰队的指挥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翼总司令。
- ⑦URL(Unrestricted Line),URL Officer,美国海军和陆战队专用术语,直接翻译为非限制性作战指挥官,指不受岗位限制可以担任一线作战指挥的军官。

参考文献:

- [1] U. 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Education for Seapower Final Report[R]. Washington D. C. : U. S. Department of the Navy,2018.
- [2] RODNEY D. FOX C, KLEINMAN S, et al. Developing an Education Strategy for URL Officers[R]. Virginia: CNA, Alexandria,2008: 7-8.
- [3] 北上. 消失的传奇之⑥ 兵棋推演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上[J]. 舰载武器,2010(6):65-73.
- [4] U. S. Naval War College. U. 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EB/OL]. [2021-03-20]. <http://www.usnwc.edu>.
- [5] U. 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The Naval Education for Seapower Strategy 2020[R]. Washington D. C. : U. S. Department of the Navy,2018.

(责任编辑:王新峰)